



止園集卷十八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墓表

明勅封秦母蔣太孺人墓表

蓋聞君臣朋友皆以義合仗節殉難生死以之而臣
從君婦從夫初無二義故夫慷慨裏誠皎如白日無
所爲而爲未嘗有冀於外與待於後而或以留落抑
厭稍生佗倖拂鬱之端義之所不出也當先大夫抗
疏受杖闕下以身後事屬餘山秦公公畢力周旋
不避形跡凡與公暱者無不誚公而獨公配蔣孺人

曰臣死忠友死信均義也君何讓焉公卒以是左遷
王官旋中考功法與孺人飄然歸歸而坎塲食貧怡
然自得也久之先大夫 賜環起家圖所以伸理公
者格於例而公與孺人怡然相得如故此雖公仗節
扶義自足於性無所冀而有相助無交謫其所藉孺
人力豈尠哉公爲太保鳳山公孫太守次山公子業
故不薄而里中以慕義至者不難剗其產應之貧而
生不能養死不能葬賙之不足孺人脫簪珥佐之凡
與公臆者又無不嫻公而公與孺人曰危而扶顛而
持均義也吾何憾焉且好義固孺人所素曙也孺人

蔣氏武進名家祖亨登正德辛未進士官南臺御史
會 武廟朔巡抗疏請 回鑾甚力不報已 駕復

南幸伏行在以死爭又不報侃侃著直聲父瑄樸茂
有先民風則凡孺人所爲相餘山公仗忠義急人患
難爲德於鄉里生死而骨肉之夫有所稟授非浮慕
焉已也藉第令公以官爲重則必以友爲輕又第令
公與孺人以利爲重則必以義爲輕而公棄一官殉
友捐一家濟人歿之日至鬻圖史營窀穸孺人與子
延烝嫠孤相守三十年四壁徒立即其子成進士爲
令滿考砥淬名行矢清白橐猶若洗也可不謂無所

爲而爲未嘗有冀於外與待於後者哉此益足以明
餘山公之志而淺之乎窺公者正如鄒爾瞻先生所
云閭左習氣忌畏人修耳余故論著其大表而出之
以式世之爲臣若友者而且以式世之爲夫若婦者
明澹慧居士陳長君孫謀墓表

蓋聞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凌德滅義敝化惡終萬世
以還同流斯痛蓋漸被使然也今制士大夫無世
祿有世宦所謂宦子弟者席祖考之餘蔭挾父兄之
美官身處膏脂服美紈袴浸而爲俗習以成性雖資
富式穀克自振厲詎曰無人而從善若登流下易就

民訛道降勢驚利興較而言之其風有五若夫連結
羣伍爲衆仗任邀聚徒黨平決紛鬪靡不藉響附影
隳膽抽腸時謂競風其流一也牟鉅程羨設財役貧
漁獵最巧錐刀必腹遂使罄室立懸金穴獨擅時謂
貪風其流二也溺情粉黛恣欲妖冶燕趙克陳宋衛
爭豔甚乃玉笋颯沓翠幃招搖時謂淫風其流三也
負氣凌物使酒罵座高憤大袖濶帶淺屨憍前經而
不恥侮古老爲無知時謂濠風其流四也皆窳不檢
集詬無賴呼盧一擲買咲千金成業墮於燎毛巨貲
棄如敝緹時謂敗風其流五也惟茲五風遂生十濫

行同市井名陷饕餮一濫也襟裾徒具廝養奚殊二
濫也宴安懷耽美疢滋毒三濫也逐嗜追好遺親忘
家四濫也敗德傷化貞介所羞五濫也身受大謗多
言弗畏六濫也凶終隙末衆怒羣猜七濫也樂禍府
性墮身覆宗絕祀十濫也濫之所歸風斯在下衣冠
憎其霧濁神鬼瞰其高明否泰相傾禍患莫救可畏
哉可慨哉吾邑陳長君諱貞貽孫謀其字先太母邵
貞烈受旌貽厥孫謀識前列也少負穎質弱不好弄
爲父侍御所鍾愛訓勵尤切愛育義方並行不悖以
故保抱之日屬對已工舞象之年褒然邑秀室有完
行居無雜交衣布飯糗鮮裘馬之敝習枕經籍史敦
詩書之夙好凡有結撰膾炙人口若乃服膺佩仁慷
慨赴義姻戚藉以舉火里閭芘其覆露斯又立達與
俱躬行有得此子無死未可量也公車屢蹶下帷更
勤志同刺股瘵成嘔血割戀人世奄逝泉臺春秋僅
三十耳嗚呼顏子淵之純粹尚短二齡王子安之秀
發甫踰一載造物戲人倏予倏奪所謂使諸君存令
此人死可勝悼耶侍御西河茹痛彌久不忘東土徵
言在野斯獲將託不朽敢謝無文稍爲櫟括事略著

爲銘章式表厥墓以示世家云爾銘曰於惟長君太
丘之裔爰及永嘉止齋克世再徙荆溪不億其麗奕
葉熙隆休聞昌熾太母矢節 朝旌貞烈王父媵修
鄉稱孝潔英英柱史益光前業駿發哲人秀朗天植
克岐克疑不咲不啼渥丹威羽汗血霜蹄燥髮就試
藻理瑰竒累紙立掃十策弗遺春容大篇汪瀆靡際
豔曲小詞亦各有致婁對公車竟慳上第其神不怡
而精彌勵公家世德先行後文心游玄古力絀冶氛
違豐安匱厭飽絕溫深山淨土卻軌杜門聞君少時
暗書仁字着於心胸以明厥志人寒我衣人饑我食

恫瘝乃身不靳博施庠餼館穀積銖累纒是藜是糲
拓爲義田賑窮周乏扶危持顛爲仁由已希于大賢
君亦有言學難作輟憤悱之極微有證入習氣橫生
勾萌軋茁寧以一勤補茲百拙文無枝葉學有本根
德機旣杜成性斯存殆庶先覺越度彼昏有懷古愚
無忝文孫釋典旁通宿因若曉夢游帝庭搏頰以禱
祈我再生不離懷保言訖長逝意象了了蘭摧玉折
古今所憐朝聞夕切又何憾焉人能弘道天不假年
其骨雖朽其燉足傳悠悠末俗佻佻世宦萬古同流
五風十濫砥瀾翳柱稽田維畔表君特行以爲人鑑

天帳迤西離墨之陽鬱鬱新阡葱葱幽房孫枝允蕃
奕禩載昌是爲篤行好學君子陳長君孫謀之藏

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趙卓菴公墓誌銘

先大夫登隆慶辛未榜進士官詞林疏正綱常受廷
杖編戶起家旋以直忤時終齒不顯蓋是榜先後建
言獲罪植節砥名視他榜獨盛若泗水趙公亦榜中
一人也萬曆辛丑余倖通籍供奉爲舍人一時辛未
榜之子若孫列在交戟者咸修世講之好若泗水趙
公之子之琴官鴻臚與余兄弟所夕往來又雅相善

也甲辰余以使事還里鴻臚君亦以使事過毘陵手
公狀肅衣冠造余而請曰惟是先人墓中石子其圖
之余謝不敏已而嗟齋涕洟者久之曰趙公名卿也
當世鴻鉅豈無知公而操如椽者而獨以屬余夫亦
先大夫之以乎蓋公爲御史以直節稱御史魏公允
貞疏論輔臣落職公申救之幾逢上怒會京察公典
厥事有逞胸臆阿風旨者欲借此以處建言諸君子
公力爭以爲不可大臣有不滿清議者頗恃與援公
拾遺論黜之竟觸忌諱以是坐謫嗟嗟公與先大夫
同榜且同志譬之草木猶臭味也余小子又何敢辭

謹按狀而爲之誌公諱某字某別號卓菴其先豫州人七世祖徙壽泊從高皇帝建義旂立軍功世襲泗州衛百戶考樂東翁諱某多隱德以子貴封御史妣馬氏封太孺人公生而端重寡言笑童年卽劬書攻苦夜分不寐樂東翁憐愛之勸令稍休俟翁寢吟誦如故文譽日起爲督學馮午山公所賞識嘉靖甲子舉于鄉又七年成進士筮仕德清令德清爲東南岩邑政繁賦重號難治公蒞任政先潔已爰戡僚屬清訟牒課學校勸農桑歲革常例數千金蔚有異績甲戌計羣吏銓部以卓異首推公聞于上賜宴賜金綺

亦稱異數又二年召入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出按山西綱紀聿新文武爲憲尤慎于吏治臧否刑獄出入佐秋防互市期公移牒督府申約虜稍違約當閉關罷市虜竟毋敢違約者邊軍以餉後期鼓噪幾成變如閩越事公寘渠魁于法驕兵懾服有巨商扞罔願輸金十萬助邊以寬其罪制府已許可公正色曰制府爲朝廷守邊重邊計吾爲朝廷執法重法紀抵其詞弗省議遂寢再奉命按廣西素有痰疾或謂不宜炎方可請他代公謂人臣義無趨避遂叱馭往無何疾果發乃上疏請告時燕齊困于饑徐淮困于水吳

楚困于催逋公所至進長吏問疾苦或移書部使者
爲畫蠲賑蓋以民瘼爲痼瘵不知乃身之在疚也踰
年病痊補任以典京察忤時被謫公慨然曰吾知公
義直道而已進退曷計焉乃中外無不爲公稱屈者
已復起南京太僕少卿尋轉北尚寶光祿太僕少卿
海內正人方以公駿駸嚮用爲世道慶而前所論黜
大臣有爲之修郤者蜚語媒孽公遂以對品量移而
公掛冠之意決矣疏再上得允致仕歸而杜門卻軌
不聞外事兩臺屢薦公爲大用而公卒不爲起也公
性孝友教子孫嚴慈備至人有疴疾緩急亟拯拯之

遇窮交則殷勤款洽不忘夙昔待故人子尤有恩賢
者引而進之或不能立者爲之計生產作業千戶劉
某以折糧當刑縲繫數年其孥且流落公出橐中金
贖之百戶李某以註誤調邊有母孀老相依爲命公
爲訴當道得免泗故澤國頻中水公請於直指築石
堤建內城以捍崩漂泗田瘠甚又多澇公在南岡寺
時請蠲馬價三年以振子遺泗遭回祿延燒千餘家
公捐金易粟助之泗文廟後址迫隘公割祖旁西園
拓其地蓋公之內行淳備而其爲德于鄉不可縷數
又如此孰謂公之直節苟爲訐且矯博建言之名而

已哉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卒之日
體膚柔軟顏色如生若仙解去配劉氏封孺人有賢
德生子二長卽鴻臚君次某貢生女一適某孫男六
人孫女二人卜吉于是年某月某日塋公于樂東翁
墓側承公志也余旣爲之誌而復銘之曰

潁泗之交天地中河濟北滙江漢從遙拱滄海日出
東篤生異人著勲庸其間名世有趙公大吐正氣真
如虹作令惠邑比朱桐衣繡冠豸還乘驄觸奸摘宄
如發縱保全善類聲氣同再起再躋直厥躬歷佐四
寺多芳蹤拂衣高卧惟明農內修倫紀成淳風鄉人

頌德譽永終翛然怛化神明通佳節鬱鬱馬鬣封我
銘勒石垂無窮

封戶部主事松巖吳公墓誌銘

余林居多暇每與錢侍御若木揚摧毘陵人物自泰
伯開吳以迄今茲上下三千四百餘載表章六百七
十餘人作毘陵人品記志仰止焉若木曰而家延陵
固不乏季子廼孰有抱潛德稱篤行君子如松巖翁
者其人哉是時翁方享稀齡被服綸寵守良塞兌
不出戶庭余心儀之亡何卜宅比鄰僅聞謦咳長公
臬副起家浙憲泣章安甫十日而翁遂棄養不聞相

山園集 卷十八 九
杵聲矣傷哉再閱歲臬副將葢襄事儼然衰經手若
木狀來請誌銘余不佞信若木而因信翁之有當於
人品也能無許按狀翁名培字守達別號松巖始受
姓緊出延陵世居武進夫椒山之張清里宋淳祐間
有杭州教授省三公敘家乘稱居山南九十八代矣
數傳而雙澗公貫雄一鄉適 文皇帝欲徙富民實
北平公以幼獲免再傳而止齋公天瑞生思齋公時
茂則翁之父也勤載德而拙治生家遂落不復稱素
封思齋公以蒙師餉其口年九十未嘗一錯趾入城
市嘗館荆溪巨室主未定嗣而物衆競起胙其篋典

者素善翁挈金一簾餉之翁峻卻亟走歸若將免焉
其介特如此設教端軌模範甚肅嘗謂輓近小學教
弛耳目手足皆無安頓處臬副幼習句讀侍左右教
之敦本實卽應對進退飯酸醜盥靡不檢桺繩之坐
讀時足小交輒正色曰足容重交則不恪其方正如
此翁幼秉穎質上稟嚴訓偶從壁間聽鄰師說經悠
然會心覺平時所受章句束小乘義無解脫卒以困
於胸脯弗竟學遂棄去迺其易直莊嚴動中繩墨居
然思齋公遺矩也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弱無童子
之弄長與人周旋情誼款洽衆皆矐就間拓廬畝率

浮原直或直當而業未割姑聽之未嘗程羨爲權子
母計里中以是稱爲長者嘗買婢婢父疫死惡少將
居爲竒貨昇尸及門翁陽爲媾解陰具情實顧公庭
証者意沮禍迺寢一暴人麗殺人辟指翁爲證賴翁
弗深訐得脫後遇諸塗醉而狂謀翁束身謹避之其
人果自悔肉袒謝此其審於觀變善於容物倘深得
致柔之旨者耶歲癸卯臬副與余弟同舉於鄉丁未
成進士翁所不於其身者庶幾取償於子矣翁精於
名法初就祿養會臬副筮仕廷尉平故事廷讞外詳
第署所讞要囚情罪 奏決而已翁輒援歐陽觀公

所爲理死獄爰書者令臬副伏念丕蔽期於盡遜以
是覆外讞囚不應死九人悉得全活翁活之也臬副
郎金部督饗津門翁大書清慎勤三字於屏勗之臬
副操冰蘖三年積羨三千餘悉留征繕翁留之也臬
副初守東京爲 帝子湯沐郡難治翁數傳語惟澡
躬飭紀吐柔茹剛臬副奉教壹意營職諸藩邸貴人
無敢闌出擾民民用輯寧翁寧之也蓋翁有恒言曰
丈夫心事務正大光明不可簾窺壁聽爲兒女子齷
齷態又曰無益之辨不急之譚甚勿撓衆損神又曰
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皆祖父子孫遞相承受不

作過去未來觀噫嘻此其履道坦坦豈有言不可語
人行不可語心愧屋漏而慚衾影者乎根本不撥枝
葉自蕃翁之所爲子孫樹基者取之方寸有餘地矣
已未臬副以守人 覲稱治平第一擢浙憲有赤城
之役念翁踰耄依依膝下翁趣之治裝屈行猶徒步
將之郊以示矍鑠詎意不浹兩旬忽中痰遂不起蓋
訃聞於台而臬副之摧裂可知也廼善人歿瘁鄉失
典刑又寧獨一家之私慟乎哉翁生於嘉靖乙巳九
月十四日卒於萬曆己未十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
五以臬副初命 勅封承德郎戶部福建司主事配

杭氏贈安人孝慈婉順先翁十二年卒子二長卽臬
副賜歷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娶陳氏贈安人繼娶白
氏封安人次昭娶杭氏女一適姚光縉孫男五伯上
庠生娶蔣氏仲正聘白氏叔旦聘賀氏俱賜出伯生
仲直幼未聘俱昭出孫女四一字任允燦庠生一字
湯潛一字鄒延玠一未字俱賜出曾孫男一酉孫伯
上出先是杭安人厝于邵家灣卜云吉矣改卜習吉
今厝翁于石臼塢之新阡遵遺命也葬以天啟元年
四月二日余旣爲之誌復系之銘銘曰
毘陵之品延陵之裔九十八代垂百千世山之陽水

之滋生于是歸于是啓後人俾昌熾疇爲狀無溢事
疇爲銘有令謚兩柱下舊史氏

太學生文岩董公墓誌銘

余歸田卜居慈孝里里中四三兄弟比屋而處結爲
文酒之社月必會會必罄懽意氣莫逆形骸靡間也
而汝龍於衆中尤稱醇篤衷無城府表無崖岸語無
媒褻無刺譏性善酒酒無量不及亂卽玉山傀俄亦
無號呶傲傚之態居恒舉止端重言笑不苟或滿座
議論颺發其淵停不波者必汝龍也余心儀久之十
年始締爲婚姻謂可百年託而汝龍一日捐賓客矣

阮亡嵇天黃墟黯然木壞松崩女蘿安附余何能誌
汝龍又何忍誌汝龍而其孤孟醇等搏頽懇甚哀又
重以汝驥之命何敢辭謹按狀公姓董諱應辰汝龍
其字世傳有文武二峰公業文以文岩自號董之先
籍松陵元季諱思齊者避兵徙晉陵七傳而退齋翁
舉嘉靖癸未進士生三子長後峰翁舉嘉靖辛丑進
士官臬憲次兩峰翁官光祿丞其季省願翁官寶慶
別駕則公之王父也退齋翁令新昌以清白著入計
誤攜一銅缶行三百里叱之去其廉慎如此省願翁
宦更薄橐裝如洗乃以善治家人產織積而饒蓋以

勤起家非官爲家也省願翁生三子長君用翁次介菴翁俱早世無嗣次華宇翁生二子公爲長次汝驥以嗣介菴則 詔旌姚孺人所撫以矢靡他者也當省願翁卽世不二歲而華宇翁繼之公年才十四汝驥十二兩孤煢煢外侮紛起瞋目語難擋秘構訟所不鼎俎而魚肉不休公二十補博士弟子養晦攻苦不問戶外事事稍解猶聞狺狺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旣與汝驥析箸凡人子爲人後其產一稟所後者公謂汝驥繼則別體生則同腹也絜矩射覆均如衡又以汝驥幼未婚多予之金倉廩未備益之別構當

是時睥睨齟齬者欲齒牙猾其中無所藉口兩昆怡怡白首式相好雖汝驥之恭厥兄亦公之友于弟先之也母鄭太孺人性嚴而習勤垂老不釋操作持家秉筦鑰獨司卽酒跂命而後啟母敢屑越公委曲以色承之如嬰兒配楊孺人婉孌相得舉一子忽捐帷痛之甚矢不復娶太孺人恚曰爾嚮者如杜之特乃生人心庶幾多得孫以昌吾裔一未厭也又三歲而後娶周孺人德媿前嫩連獲四雄繩繩繞膝而太孺人喜可知也公在諸生久婁上公車弗售已入太學又弗售業有子游膠庠文譽蔚起公笑曰有代爲箕

者徒自苦何益遂一意尊明師修束脯課諸子績學
公性慈然不以姑息廢德不以枝葉批本根訓諸子
必依孝弟曰兒治詩其三復蓼莪棠棣乎意深遠矣
待臧獲有恩終其身不見有疾聲遽色豐下巨目坦
衷直腸稱人善不道其短成人美不幸其災赴人約
無失期賑人急未嘗以無爲解或授之衣或繼之粟
或假之田宅知交多獲以濟而於外家尤厚操財不
甚缺急有負之而反面相嚮者嘻弗校戚黨多睚就
之爭設醴酒接殷勤驩公亦擊鮮醜醇遞爲款洽不
醉無歸衍衍相樂也顧以食指漸繁婚嫁多累每燕

居意念悄悄諸子進曰大人何所不自得公曰緩急
人所特有吾以語人人亦不信兒輩固非能分吾憂
者兒不見而母簪珥時在質錢家即形愉神慘所由
來漸會仲子婦遘厲疾公益不怡延醫竭瘳殆忘其
瘁先一日余猶對公握手相勞苦且昧爽忽報公中
痰余亟起走諭趾及寢門而公瞑矣痛哉蓋自公瞑
而閭里之人若遠近若戚疏驚相告者慘相弔者私
相嘆息者幾于巷不歌春不相噫公之爲人可知矣
公生于隆慶戊辰十二月二日卒于萬曆庚申七月
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三元配楊氏雲南憲副葵菴公

女繼配周氏郡庠生新寰公女男子五長孟醇郡庠
生娶龔氏春坊諭德蘭谷公女楊出次仲醇娶蔣氏
太學生作求公女疾不任治後公三十五日卒次幼
醇聘楊氏太學生復孺公女次啓醇未聘次毓醇卽
余倩俱周出女子三長贅褚一新郡庠生無逸公子
不數月而寡今矢節猶在公閭中次適吳濂太學生
履瀛公子俱楊出次適段闡然邑庠生仁寰公子側
出孫男三堯年鶴年孟醇出永年仲醇出俱未聘孟
醇等奉太孺人命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葬公于湖
蕩橋之新阡余旣爲誌而復系之以銘銘曰

天無親常與善人而不可諶吾以問諸泯泯德有鄰
婚姻孔云而不可諉吾以質諸冥冥不于身必于子
孫而不可憑吾以俟諸詵詵

贈孺人元配蔣氏墓誌銘

嗟乎孺人歸余八年棄余十有五年而余成進士授
中書舍人 覃恩錫命得稱孺人云孺人生于嘉靖
壬戌七月十日卒于萬曆丁亥八月二十八日年僅
二十有六戊子塋于郡城負郭西南隅儒人意也曰
傷哉無子也一杯相依無胥遠也今以癸卯改塋于
宜興北巽里東南隅又余意也蓋不勝源本之思焉

百年相從烏忍令孺人獨也故兆得石先大夫之志
若銘寧詎泐乎余何敢易一辭謹按誌曰婦蔣姓常
郡武進邑人爲余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吳中行之
婦爲余兒亮之妻父曰憲副毅齋公母曰惲宜人婦
十九歲歸余家余時以抗疏忤要臣受杖編戶而憲
副以余葭莩之故移憾調官歸兩家俱從宦乎而余
故貧又多男先尚寶所遺敝屋薄田羣子婦而聚廬
託處人一椽耳擔石之予僅可給餽粥而婦生于殷
盛余兒慮其驕汰不任余家婦也婦乃不難挹損若
素習于勤嗇者共謹相其夫無違言事舅姑莊而有

禮其姑毛孺人待子嚴于父及待諸婦則慈于其母
而婦于諸婦中尤能順承曲得其驩婦恒自喜語其
夫曰吾侍吾姑如吾慈母也余兒勉兢兢修飭婦則
以儆儆成之兒有過而余或譙訶則皇皇不自得兒
有微善而余或獎許則又忻忻然力從更于其間余
兒恒自喜語其母曰吾得吾妻如吾益友也生朝節
辰間舉觴觴舅姑及其父母必精虔鮮腆而自奉則
甚菲日不二簋月不一肉妝奩衣襦之飾旋鬻之以
營什一之息佐其夫楮墨之費處內外疎戚劑輕量
重接以文聯以情斤斤如也余 賜環起家遠在邸

里再閱歲癸未季兒玄當授之室甲申幼兒京聘劉
喪父母無所歸當迎之于家綜理區畫于上余兄主
之而闔以內一切饅餽輦悅之事婦任之敏給詳慎
靡不顧指辦者素有志操以于求爲恥每歸寧絕口
不言空乏頃謀置旁近第數楹知舅姑之橐若洗也
不敢使之聞其父母聞而助之半復稱貸而益之半
在父母所曰吾舅姑佐之在舅姑所曰吾父母周之
其於舅姑不欲貽累又不欲貽羞而於父母則旣歸
德又分德于夫之家蓋周旋彌縫必人人悅事事善
乃已類如此至于易簣時又舉其所助半貲亟還母

家以全其夫之義也藉令婦而爲丈夫必不以困窮
于人以貨財污其身可不謂賢哉其成疾以不娠故
恒自鬱邑始而血上逆每一發嘔幾數升旣而骨蒸
肉瘠病漸劇其父母憂之爲延醫炙艾而病愈益劇
嗣而胗切之者曰尺脉洪當有娠炙艾悞矣婦且詫
且恚曰吾有子死可也吾無子生亦何爲噫嘻此其
終不可解于心者乎然不專意於已之娠而又屬意
于貳已者之娠也擇聘良家子親爲之膏髮理容卽
有子若不必自已出者此其在夫婦少年相驩之日
亦可謂難矣病且革第睨而謂其夫曰吾舅姑之所

我生良苦矣不以婦視我而以女視我也言訖遂長
逝嗟乎痛哉已承祧而斬于胤之昌夫業儒而斬于
名之揚婦之所深願焉而今齋志以往矣夫四時常
饗百年同穴人也奕世延祚五鼎馳榮天也人可能
者盡之天不可必者俟之皆庶幾于異日者婦而有
知目且未瞑乎余言至此泫乎淚潸然也銘曰
女而順婦而賢嗇于後斬于年豈其未定之天高而
塚廡而原祐之篤胤之綿庶其可俟之天而翁匪諛
而媿可傳藉茲一言慰而九泉

封孺人繼室蔣氏墓誌銘

嗚呼此余繼室蔣孺人墓也余始娶于蔣爲憲副毅
齋公女不宜子鬱邑以死有婦德先大夫志之先是
爲余開媵路余哭之慟曰宜子足矣何繼爲越四年
不娶余母毛太宜人哭語余曰兒可無妻吾安能無
婦耶余復濡忍會余弟世于亦喪妻太宜人又哭語
余曰吾可無婦安能無兩婦耶且而不繼從兄謂何
余唯唯跽受教曰願得蔣氏之族委禽焉以無忘死
者太宜人曰善則謀諸妣者得今孺人爲郡庠生次
溪公女視憲副爲從姊行孺人年才十四太宜人迫
欲得婦遂以是歲逆之歸延頸秀項儀靜體閒卽弱

不及笄然已任婦而後太宜人與先大夫喜可知也
孺人母黃蚤世與諸姊扃一室待年伶仃特甚而次
溪公儒懦業慚落艱苦略嘗然星家每言孺人當貴
歸于我明年爲辛卯余舉于鄉太宜人喜且詫曰何
嚮者勤渠八年竟齋志弗逮而新婦初來得之豈星
家言不謬耶又歷一辛余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甫四
日今 皇帝冊立 元子上 皇太后徽號覃恩余
妻贈封皆孺人卽初命乎可謂厚幸矣孺人性婉淑
端一絕無驕冶機利粥粥然自託于無能余謂孺人
弱且少卽任婦恐不任家而先所蓄媵如攸遂匹嫡

奈何故加意揚抑之以明分而孺人則井井然又怡
怡如也越三年年十七遂舉子自是歲舉以爲常或
一歲再舉焉然而精氣耗矣諸媵亦間舉子若女孺
人視之無異已出卽諸子女依依更暱于所生蓋天
性止慈不第勉飾于形迹已也太宜人旣喜得孺人
亦憐其弱且少倍加噢咻而孺人敬共承順不敢稍
懈持先大夫喪甚哀接妯娌和而有禮不侵嘖笑至
於房壺燕屑及勝婢臧否絕日不談卽有意餽之但
莞爾微頷而已待臧獲有恩無論教答不設卽怒色
惡聲卒未曾有余性嚴急或有所督過又時時代受

曲護之以故內外大小無不人人恃如慈母也雅好
修潔舉止有常度擊悅衣襦手自條理必有常處卽
摸索採取不爽尺寸蓋主靜安貞而有心計又如此
孺人旣病余不欲煩以中饋乃在牀褥不忘拮据賓
至必問饑飽辦否病亟余憂之爲廢食力勸余加餐
或密具鮮腴乘間以進伺余食乃食曰毋以妾故過
自苦以貽太宜人憂嗚呼誰謂孺人果粥粥無能者
耶余始服官尋奉 詔歸省明年將理裝復 命孺
人又有身就館適與行會心項項慮之旣故行次日
舉子于舟則又喜蓐中患痢彌月乃已然而脾氣損

矣旣入都病漸劇而肉脫醫者危之曰法當不治余
曰孺人靜而貞宜饗福澤且星家言當貴惡在其不
治盍盡所以治之者久之稍有起色忽復痢竟不起
痛哉旣彌留執余手曰未其有若君之心何慮吾子
且吾視諸子女無二心卽諸媵視吾子當不薄吾可
以瞑獨不得一訣大宜人爲憾耳已摩其子之頂曰
傷哉兒無母也謹受父訓無佚蕩天顯爲重兄弟式
相好矣言不及私檢其遺篋亦無寸絲半鏹留以私
其子者嗚呼痛哉孺人生于萬曆丁丑七月十五日
卒于癸卯五月二十五日年僅二十有七子七孺人

出者三恭思敬思直思庶子四寬思柔思毅思簡思
庶女三嗟乎余所娶兩蔣孺人皆淑媛也前孺人生
于殷盛兢兢故自挹損爲善近名稱難能矣今孺人
恬愉貫習柔嘉夙成鳴鳩溥均一之慈小星絕妬忌
之意有自忘其惠者力或不逮德有加焉前孺人歸
余八年余方困諸生強半牛衣對泣食貧攻淡稱難
堪矣今孺人孤苦久諳伉儷頗得目擊兩闈之捷身
膺一命之榮有適逢其亨者年亦不永遇有加焉此
余之追昔撫今均不能已于腹悲也然前孺人以不
宜子死今孺人以宜子死死等耳多子多累其余之
不幸也夫茲卜地宜興北巽里癸山丁向以是年十
一月二十日窆焉余旣杖淚誌之而復系之銘銘曰
先死後死有子無子無奚以悲有奚以喜哀哀劬生
母亦勞止百爾雲來尚念天只

亡弟龍溪令世于墓誌銘

我吳氏世居宜興北巽里自始祖慶六公五傳而爲
我祖寓菴府君占籍武進登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尚
寶司丞我父復菴府君登隆慶辛未進士官至翰林
侍讀學士贈奉直大夫我母毛氏累封太宜人一乳
八子皆無害世于其第三子也登萬曆庚戌進士初

授縉雲令以太宜人艱未任復除龍溪比及三年以不善事上官拂衣歸歸踰年以脾病卒遺孤甫三歲不勝喪余爲經紀且襄事懇堙滅不稱勉爲誌誌曰弟諱奕世于其字別號敏所皆父命也性沉毅寡言笑然有心計料物情或相千萬如數一二先祖父產故薄弟少食貧茹荼爲甘尤善營綜如霸之米鹽玄之履屐侃之木屑竹頭靡弗纖悉家庭一切猥瑣艱苦之事弟獨身肩之先大夫塋甌山弟督治塚露宿苦棘中幾晝夜虎跡其廬不懾先大兄塋錢山姪幼弟爲營兆借地師策杖徒步上下山麓十餘里經數

十日足趼不以爲疲此其大者弱冠補博士弟子再列高等例入成均余與又于先舉於鄉弟累蹶不自得發爲詩歌淋漓感憤乃不以淹抑徒業腹經臆緯揣摩久之庚子始與魯于同舉余與又于先後成進士弟復三蹶舉禮闈時余按宣雲及瓜不得代會有所牴牾掛冠歸弟亦乞假出春明並轡南轅同拜太宜人堂下喜可知也太宜人寡居諸子咸析箸去弟復依鄰下朝夕奉色養惟謹乃以公除弗獲躬含歛深以爲恨更號艾菴令龍溪一意殉職精心求民瘼會罹涪水稽天汎濫城不浸者三版弟胼胝拯拯民

幸不魚水退鳩工築詩浦磯修南橋不費官民一緡
利垂永賴語在蔣少宰周侍御記漳故才藪卽龍一
邑就童子試者八千人然不無詭冒弟先期按旨集
里班覈名籍多所汰斥臨校立柵分途以入不至蹂
躪嚴關節杜請囑多士翕服十邑遵爲令皆二百年
所未有惟是御史太嚴行法必信勾稽以序聽斷不
需時胥史廝隸無所緣爲奸鞅鞅失望邑沮海且界
閩廣叢奸利薦紳攘爲市不可問又首列屬分省臨
監之肘易掣凡大利大害大獄所藉孽書摺拄者弟
憑情法無所徇如禁越販清寺租正匹嫡顯與上官

論駁十餘返必行其志積不能堪而黠宦富僧猾胥
貪弁復廣賄媒孽憎茲多口弟決意投劾乞休之牒
凡四上邑父老子弟羣走遮留者無虛日弟單車之
境上度臺疏發買舡艫徑歸諸生有竭蹶追送者投
詩數章嗚咽而去實不識其面民情大可見而弟憂
心悄悄幾於銷骨矣噫嘻良吏安可爲也弟不獨習
爲吏尤肆力載籍極命風雅每有結撰咸出匠心所
著觀復菴綺集若干卷凡數萬言孫太史聞斯謂其
搜華搴潤波瀾浩瀾若片玉雜錦明光爛然黃儀部
貞父謂其疏快綺麗如調冰雪藕入口皆爽流雲明

震入目俱絢張孝廉紹和謂其詩在初盛名家間於近代類王瑯琊其文神骨似鄒枚體裁時沿鮑謝於近代類皇甫子循王稚欽具有其體非虛語也斯亦足稱吏治詞壇兼嫺厥美者耶弟初娶於馬早卒繼娶於徐皆無子生三女適張東星荆廷聘姜紹書皆茂才張有子韶秀而穎弟最愛憐之曰展我甥何必非子弟大于夫婦相繼物弟復哀憐之將撫其幼子曰猶吾子何必非子無何庶生子於去龍之年曰去思前所欲子者不果疾革時厚薄皆有所遺曰無負我初心也庶女二一適文學蔡鳳一字史元孫弟生

於嘉靖甲子二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己未五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六墓在邑東郭之原塋以十月二十四日與元配馬合而虛其右以俟同歸則徐意也弟卒之年計吏者以浮躁奪弟一級罪與余擅去同而又于亦以伉直自解嶺東綬以歸此余兄弟不善逢世之明效也然亦何至并奪其算也嗚呼誌竟復爲銘銘曰謂爾拙宦職能辨謂爾善宦位爲患不獲乎上古所嘆謂爾少材學且該謂爾多材身乃灾弗究厥施世所哀謂爾兄歸先相隨謂爾弟歸後相偃無忝所生節匪虧謂人忌偏秩可鐫謂天忌全命不

延彼市權者歲九遷謂爾不死龍有子謂爾可死桐
有祀千秋萬禩亦如此

亡弟大于暨婦劉氏墓誌銘

弟名京字大于先大夫復菴府君第五子也吾母毛
太宜人一乳八子皆無害弟生於隆慶庚午七月二
十五日三歲機穎異常偶摸弄象戲久之射覆靡不
中五歲從先大夫京師厄於痘死三日復生有異徵
衆咸詫兒非凡是當亢吾宗者十七歲補邑諸生文
譽籍甚庚寅督學柯師歲校余兄弟悉列高等弟以
廩例入成均辛卯長兄熙于不祿余與又于薦於鄉

庚子世于魯于並薦癸卯服于又薦弟皆與頡頏入
棘而獨不見收余與世于又于先後成進士而猶然
握鉛槧與弟錫于淬勵不休屢試屢躓悒鬱特甚仰
天歔嗟泣數行下嘆曰天乎吾兄弟才相伯仲長兄
切矣幼弟尚壯余年且疆而偃蹇若是上愧伯仁下
慚仲智豈命也耶故每侘傺游於酒人或跣跣聲伎
藝花種竹飼魚弄鳥若絕意榮進然獨課兩子甚急
而自隱身數學篝燈伊吾不欲令人知昨乙卯試檢
其篋有背一草積百餘首鏤肝剔腎得之忼慨淋漓
中皆驚人語而又弗售情境可知然余兄弟或從宦

偕計不寧子舍而弟乃以家食得依依鄰前罔間晨夕太宜人晚年所需熏修藥物皆倚辦於弟弟善承顏色尤得其懽心卽祿養猶後已夫孝友固弟性也遭兩大喪哀毀踰禮處兄弟怡怡絕無違言忤色但有調劑郵瘡彌縫闕失而忿藉以捐猜繇之釋者事余尤謹以垂髫時奉先大夫命執經於余終其身不敢以鴈行進也與人交肫懇不侵然諾其少年呂鉅及非意相干者面折不少挫家奴有牟市利者痛挾之曰吾忍以數十年硜硜爲若點耶其介特又如此弟婦劉爲南京兵部尚書應谷公嫡女尚書公無子庚子世子魯于並薦癸卯服于又薦弟皆與頡頏入棘而獨不見收余與世于又于先後成進士而猶然握鉛槧與弟錫于淬勵不休屢試屢躓悒鬱特甚仰天歛嗟泣數行下嘆曰天乎吾兄弟才相伯仲長兄物矣幼弟尚壯余年且疆而偃蹇若是上愧伯仁下慚仲智豈命也耶故每侘傺游於酒人或斫地聲伎藝花種竹飼魚弄鳥若絕意榮進然獨課兩子甚急而自隱身數學篝燈伊吾不欲令人知昨乙卯試檢其篋有背一草積百餘首鏤肝剔腎得之忼慨淋漓中皆驚人語而又弗售情境可知然余兄弟或從宦

偕計不寧子舍而弟乃以家食得依依鄰前罔間晨夕太宜人晚年所需熏修藥物皆倚辦於弟弟善承顏色尤得其懽心卽祿養猶後已夫孝友固弟性也遭兩大喪哀毀踰禮處兄弟怡怡絕無違言忤色但有調劑郵瘡彌縫闕失而忿藉以捐猜繇之釋者事余尤謹以垂髫時奉先大夫命執經於余終其身不敢以鴈行進也與人交肫懇不侵然諾其少年呂鉅及非意相干者面折不少挫家奴有牟市利者痛挾之曰吾忍以數十年硜硜爲若點耶其介特又如此弟婦劉爲南京兵部尚書應谷公嫡女尚書公無子所後子爲惡少年構繫獄尚書公邑邑不怡與呂夫人皆暴亡而所後子遂脫身去獨女在室無所依先大夫在京師余稟世父遺灼者逆之歸余妻爲理膏沐時年才十二耳瑣尾流離不可名狀所携敝篋敗絮從搶攘後收其餘燼人咸謂尚書女必厚裝而不知其未曾有也越三載先大夫歸弟與婦始成伉儷而後稍受尚書公所析產什之三已復爲尚書公治諭塋費不貲盡鬻前產春秋饗祀不絕弟謂婦曰翁無子女卽子也且以翁所遺爲翁用奚憾乎先大夫業故薄弟於婦家產又無所贏賴婦節縮拮据勤其

家而弟性倜儻好客坐客常滿復好施予所識窮乏者解推弗恡以故資用常不給至稱貸以益之歲輸子母錢無算家業漸落亦不欲令人知卽余兄弟時佐緩急或有所握齷耻不忍受也今年三月弟婦病危旬日不起弟爲求禪旁徵貴倍直至匍匐投五體亦相得之深也弟婦雖生於貴門幼孤知甘苦絕無驕冶態事舅姑孝接妯娌恭撫臧獲有恩一切米鹽酒食中饋之事綜理周密靡不願指辦而弟不知也婦亡弟益不自得甫四虞遂病不三月疾且彌留亟呼其子囑曰我卽不諱當題旒云舟隱君吳十蓋弟

行十居恒操舴艋往來煙波間因以自號終不欲以諸生名噫嘻此其悒鬱無聊必不可解者乎弟卒於萬曆丙辰六月十三日距生年僅四十七我吳氏世居宜興北渠里自先王父寓菴府君起家占籍武進登嘉靖乙未榜仕至尚寶司丞先大夫登隆慶辛未榜仕至翰林侍讀學士詩書世澤厥有源本余八兄弟聯起科第者五人世以爲異數獨弟落魄不偶且阨且貧而且促於算而且夫婦相繼淪喪造物者之於弟抑何酷歟弟婦後三歲生爲癸酉十月之三日先三月卒爲丙辰三月十九日年僅四十四子三長

贊思邑庠生娶董氏次賢思邑庠生娶任氏幼贊思未聘女二長適郡庠生孫舫食貧攻苦弟撫之如子女有至性侍父母疾不解帶者三月人皆憐之次幼未字贊思等將以日奉兩喪權厝於邑地郭前橋之高原衰經稽顙請銘於余嗚呼子猷致悼於亡琴元長興哀於墜月余何忍銘又何忍不銘更念余長弟八年行誼無聞功名粗就而以忤世棄官歸買山營棺料將爲大歸計可以死不死而令弟死敦匠治木余何敢私美材蓋捐形骸歛手足或可報弟於冥冥矣遂投淚而爲之銘銘曰

謂天無意此子也材謂天有知斯人也菑舟臧大壑鏡閔重臺生相俛死相追命實爲之已焉哉已而已而矣後來

夏母趙太孺人墓碣銘

嗟夫世衰道喪名利湔人其孰有敦孝遺榮終身孺慕若夏孝廉茂卿其人哉蓋余讀茂卿所爲母孺人狀未嘗不淚涔淫也余從塞上挂冠歸亦唯太宜人之以僅一年而太宜人見背君親兩負名行無所底茂卿謝公車不赴奉母渝十年母登大耋而茂卿復以質行特聞爲縉紳先生所稱說其又孰有束身修

道貽親令名若夏孝廉茂卿其人哉余甫禫除茂卿
斬然衰經手狀以碣請讀其狀慈儉知大義彷彿類
太宜人余又安得不淚泫淫也按狀孺人姓趙宋紹
興中諱大鵬者知江陰軍僑居章卿里厥後爲慚烏
公諱梅娶王繼娶李生孺人百日而慚烏公卽世寡
嫠弱息形影相弔年十六歸于夏爲帶湖公以不逮
事舅姑爲恨而帶湖公雅好客不善治家人產邑起
大繇若均徭斗庫繕城諸役役者無不立廢箸帶湖
公故長者匡村石壕之吏齟齬百端或負羈以從或
踰河以遯孺人一髻髻女子挺身闖門以正言柔之

退則時藏黉鑰衡出入靡有狼戾役藉以平然而指
据踐更橐且若洗矣帶湖公復自好不屑以窮干人
孺人以勤佐之田塍必涉錢鏹襍襖之務無不料揀
闢池種魚條桑飼蠶樹菱芰植艾菁灌蔬栽菰蹲鴟
怒生頰拾印取積纖累銖家用不困絲毫皆孺人力
也十八舉孝廉君愛之如掌珠然不以愛故廢勞稍
長督就塾或令裹糧負笈師友當世名賢孝廉君復
好客博交宏覽凡法書名畫天文地理陰陽卜筮諸
家座上恒滿孺人婉諭曰多役損精多交損神下鍵
閉關亦收心養性法也及孝廉君舉寶忠孺人大喜

含飴着膝不忘提誨每見稗官野史可爲勸戒者輒
枚舉示寶忠曰某忠臣某孝子某僉人某正士兒謹
識之孺人性明慧幼通孝經內則列女傳諸書燃藜
開卷老而靡勑晚歲皈依佛乘旦必盥手焚香誦阿
彌陀般若陀羅尼經及藥師如來准提往生諸咒爲
子若孫各各懺悔戒殺生勸放生尤喜陰行善事
常讀明心寶鑑一書曰凡事從心田做但學此做
好人足矣性儉素衣大練食不厭糠粃猶斷斷以暴
殄爲戒撫庶子如已出迎養寡母備極孝愛御臧獲
有恩待族戚遠近親踈有禮斯又其周折成中而更
僕未易數者也先是孺人五十孝廉君欲爲母治禪
旁孺人微笑曰子無太蚤計時至卽行吾當詔汝年
七十八忽告孝廉君曰兒嚮者所旨此其時矣孝廉
泣數行下孺人復慰藉曰自兒舉孝廉黽勉色養呼
吸與俱者三十年兒無違顏母無嚙指母子之間和
樂且孺何日不西何草不黃卽在聚僂之中可無憾
何用戚戚哉蓋又越二年而後大漸然猶捧盤水拭
面神明了了恬然而逝是爲萬曆癸丑正月二十三
日距其生嘉靖甲午十二月初八日享年八十嗚乎
孝廉君所以報母孺人者真可謂無遺憾矣姻婭詳

止園集 卷十九
誌中墓在綺山之陽塋以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銘
曰廉而孝緊母之教孝而廉緊子之賢可以養親可
以盡年我銘茲碣子以母傳移孝為忠過者式焉

止園集卷十九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行狀

憲副毅齋蔣翁行狀

外父毅齋翁以今萬曆辛亥二月二十七日捐舍距
其生嘉靖辛卯六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一歲所生
四子先翁卽世者三冢孫復不祿今以胤稱孤者獨
季子良能以嫡承祧者曾孫必昌爾食指繁而骨肉
單弱外內紛構余稍為經紀平亭之亡何先太宜人
見背余亦煢煢在疚不復能問外家事矣既十一月

良能等苴杖而來屬余狀余方狀母痛弗文何能爲
役然外父猶父也何忍辭翁姓蔣諱致大字汝爲教
齋其別號也蔣之先自宋魏公之奇居義興勝國時
有諱元祐者始徙郡城占籍武進 國初以誠實選
克鄉長元祐生繼祖繼祖生以能有隱德以能生容
魁成化乙酉壬辰兩榜爲州牧有惠政容生盈盈生
同文是爲翁之父以翁貴贈刑部郎中母毛氏贈宜
人翁生而聰敏好學師事其冢兄行吾翁績文砥行
朝夕趨步罔敢懈顧質清體孱攻苦成羸延方外禹
道人講尊生術鍵關習靜者久之神始王戊午應南

都試翁配暉宜人夢巨魚自書麓中出浮空而騰遂
得雋越壬戌成進士授浙江海寧令未任丁內艱甲
子復丁外艱翁念兩尊人相繼物弗及祿養每擗踊
輒隕絕哀毀淪于禮戊辰服除銓補中州之泌陽翁
性簡靜其爲邑持大體不苛小務寬賦省刑輕徭蠲
役與民休息不靳赫赫聲陞刑部主事尋晉郎中時
江陵執政務爲操切翁獨以廉平治獄多所正反會
先大夫建言忤江陵被逮受杖翁攜酒詣 闕下觴
之爲偵者所跡江陵心銜之陞四川副使未幾修郤
以不及調翁夷然不爲意旣而江陵敗先大夫

賜環復職公論大伸翁乃以山東副使起家不二載復爲忌者所中論調翁卽浩然拂衣歸蓋翁素樸茂不善爲媵姍更恬于榮進一起再蹶固其宜也若脫屣畏途甘心邁軸年纔五十視世之巧宦嗜進漏盡而不肯少休者寧不徑庭哉翁先世故食貧敝廬瘠田與兄行吾翁同爲諸生共甘苦迨翁通籍仕版爲令爲郎爲臬憲垂二十年所持廉修潔不忍以膏脂自點戴縑而出未嘗不垂橐而歸惟是憚宜人善治家人產內政井井而又有紀綱之僕戮力于外相爲拮据每歲總其田疇之所出廛居間架之所入庖廩

養餼宗祏肴烝僮奴衣糈之所共給量其盈縮而什一息之以是佐翁清白而翁與憚宜人皆務樽節崇淡泊積銖累寸業漸饒裕遂埒素封蓋以勤儉發家非以官爲市者也然翁卽饒于貲爵且鼎貴絕無他玩好堂無雜賓間有俳優絲管之樂亦不求多于聲色與憚宜人當場對案燕處榮觀聊以遣興而已暇則曳杖逍遙于園亭花竹之間三徑時開肩輿獨往卽二仲罕窺其跡歸則卻軌息交往來稀簡非公不入偃室卽郡邑大夫于旄賁臨僅式其閭而去再以執醕禮登賓筵後輒遜謝居里以長厚見稱與物無

競卽犯亦弗校問左有博徒登門詬誶惡聲達于內
翁爲隱身讓之僮奴數千指不聞有譁于市者每斤
置田宅必浮其值不乘緩急擇便利人咸頌德自憚
宜人謝世翁代總家秉不廢筭籥握算蓋藏老而靡
勸諸子婦或請析箸終弗許曰吾不能益汝智而忍
益之過乎生平無苟取亦無輕予諸姍戚族黨有希
潤干澤者多不能厭其欲或以是謂翁而不知節以
制度嗇而重積蓋翁之天性然也翁爲人沉默凝重
廣額豐下淵停岳峙望而知其爲福人終其身不見
喜愠之色卽倉皇迫之不能得其際步疾辭與人處

坦夷不設城府至晚歲收視返聽塞兌閉門睢睢盱
盱不啻庚桑之于畏壘殆庶幾無懷葛天氏之風也
歟配憚宜人爲廣南叅軍立新公女側室王氏宋氏
沈氏男四人長良臣郡廩生娶周氏次良士國學生
娶姜氏次佐文華殿中書娶吳氏次良能娶陸氏良
臣佐皆宜人出良士王出良能宋出女三人長適吳
岱祥次卽余小子亮元配贈孺人皆宜人出次適太
學生吳彥淳沈出孫男三人繩武文華殿中書娶楊
氏繼孫氏良臣出蔭國學生娶呂氏良士出胤武良
晉之子奉翁命以愛嗣佐者也聘吳氏孫女十人曾

孫男二人良能等十于今年十二月初八日奉翁柩
啟憚宜人兆合塋于黃塘里之原比當大事臨窆
爲之樹不朽之聞則以埃作者

侍御錢啟新先生狀

錢啟新先生我鄉邦之典刑也匪直也鄉我 國家
之砥柱也匪直也國我 昭代之魁儒也至於齊
死生識來去刻月日以長逝啓手足而全歸類曳杖
於尼山一齡未逮解折石於武擔三日先知倘所謂
曠世之人豪非耶蓋讀先生之自誌長言而不嗒然
遺形骸而不爽然顧性命而不泔泔然顙泚踵汗者

非夫矣而烏能贊一辭伯子春搏頰而泣語亮曰毋
贊也先君子之自爲誌也不任受諛也而子固非諛
人者也請列質行狀之將藉手以謁世之鉅公知交
而信不阿而足徵者若志若銘若表若傳以毋遏佚
先君子光實嘉子之賜不肖亮敬諾爲布狀

先生諱一本字國端號啓新寄寓逋客又其自誌所
稱竊比無名浮休之意也錢之姓實顯融於宋自提
舉公公輔以理學文章標表字內嗣有相等蟬聯鵲
起凡六七公俱爲世間人後遭勝國之亂族屬流徙
譜系無所攷傳有兄弟三人知不克保聚訣而別約

依水而居皆以錢名其浜一迎春一昇東一新塘今再遷而居段莊里諱永岡者新塘之子枝也再傳而爲大年翁諱稔生龍沙翁諱繪先生父也以先生貴封文林郎廬陵縣知縣大年翁生六子計子作室人各一區既底法迨五而疲矣而大年翁卽世龍沙翁才十齡耳伯兄繼物貌諸笄笄幾欲廢箸業爲有力者所垂涎龍沙翁慨然曰吾父所不肯搆者豈以六非子也而故靳之年不假也吾居伯宅而以吾宅讓吾弟庶幾竟吾父未了志且不令父業折入它人手人皆稱龍沙翁雖孺子有丈夫槩云迺龍沙翁以幼

孤遂失學卽學亦不肯竟嘆曰安所事側注而哦而不能糊其口何如力田者之可逢年也而輒鄙夷諸學者以故先生卽成童不令就外傳母陳孺人從史之姑使受蒙師句讀而先生穎異不類凡兒潛出而聽族屬之說經者輒了了歸而告陳孺人曰兒且欲徙治經生言陳孺人又從史之年十五始令就從兄東溟學爲舉子業而龍沙翁故聽之絕不詢其進止東溟告翁曰以齒則吾不翅弟畜之以文當駕出吾上吾且不敢與之鴈行其推賞如此而翁弗以爲善也非翁意也歲甲子先生年十九龍沙翁猶不令就

童子試督學耿公楚侗負人倫鑒按荆溪錄遺陳孺人竊遣先生往荆溪一試而青其衿龍沙翁不與知也丁卯都試不利下帷發憤庚午且見阨於有司試龍沙翁譙讓之曰吾田卒污萊孺子胡獲無庸矻矻爲矣陳孺人又復從臾之呼先生謂曰毋挫爾志以錄遺采芹獨不可以錄遺擢桂乎所不給於貲斧吾有簪珥在竊自津送先生往句曲果以大收決科獲薦應天鄉書而龍沙翁亦不與知也先生廣穎豐頤頎然玉立而質端重嘖笑不苟擇言而發揮地而蹈弱冠時已居然一儒宿矣自爲孝廉流覽經史獨湛

玩諸儒語錄潛心理學似不欲以帖括徒取青紫也者凡五上春官至癸未始成進士筮仕邑令得江右之廬陵廬陵固理學之淵藪也正德間王文成公倡道大江之西郡先輩傳其學者鄒文莊而下凡十二公曾未百年老成凋謝莫有能起而振之者先生按掌故知廬陵爲文成過化地慨然以紹先喆興後賢爲已任請於臺使者建王文成祠以十二公配月一迎郡大夫合兩庠博士弟子講學其中延禮縉紳相與辨析疑義士伏巖谷稱篤修者肅書幣請就講席不難折節下之而又買田授粲以贍來學之士於是

邑人士欣欣知嚮往益自被濯咸稱廬陵爲東南鄒魯不虛耳至若征輸有序覈戎有要庭無留牘胥不爲奸其趣工以坐食之兵事舉而民不知勞其供張以公儲之節縮冠蓋相望而民不知費其訊獄以片言有兩造未及吐情實而摘伏如神者其廉盜以札記有兩隣不及知姓名而馳捕伏辜者其視旱澇以單車其飽饑殍以義粟黃童白叟有竟先生之任而目不識胥隸耳不聞追呼者惇史蒙山陳公述邑民之去思立石頌德政纒纒皆實錄而諸儒童且有樹碑紀教思者其善教化能得士心益足徵已爲令凡

七年以治行異等徵入西臺爲福建道監察御史先生朝受命而夕飲水曰御史爲天子耳目出

按一方當攬轡澄清天下令墨吏聞之解授而自以賄聞胡可訓也甫入臺卽上言前江西按臣祝某奉差未及行部輒聞訃無贖鍰可搜猶借名交際四出鈎取庫鎰以鉅萬計臣切耻之痛之而避衙門一人之嫌罔陛下三尺之法臣所大懼或以徇私望臣爲長厚互糾病臣爲刻苛發舊日之上官挑異時之隱禍憂臣爲不免皆臣所不敢聞但使栢臺之上狼莠悉除嘉禾並秀憲體愈清朝廷增重實臣愚

區區狗馬一念所當竭盡疏入 上赫然震怒遣

緹騎逮訊寘之理而先生直聲稜稜聳輦下矣其它

賑饑荒釋纍繫省議論補祀典籌邊導河疏凡數十

上皆剴切較著已銜 命按西粵以察吏安民爲首

務蠲煩去苛一洗將迎供億之弊而於讞獄特慎平

反甚多賓州有弑主者爲馮亭駕禍術雉罹兔網業

已甘心俛首先生鞠其情不類爲檢故牘墨墳起因

窮致磨洗狀得主名立捕之人皆稱神平南令某善

漁獵復工狐媚民苦腹削若在水火而監司且以最

聞先生輶軒走下邑問民疾苦民得詣車前直發令

奸利拏問如律吏皆知警言往直指使者出按部第循

故事而竣曰吾職掌止此耳 朝事諉於不問以自

完先生身雖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接邸報見有

冊立改期之 旨輒上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

本爲戲如此者亦未有 王言如綸展轉反覆如此

者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臣竊危之夫父子至親

長幼有序 明旨非不昭然而 皇元子年長十

齡不令出閣講學僅使刑餘傳其字 陛下之愛

子不如民間士庶人之家號爲至親者弗如是也

皇元子之母妃而弟之母貴弟之母加於兄母之上

有不挾母之貴以加於兄者乎號爲有序者弗如是也
陛下不過欲法 肅皇帝所爲而 肅

皇帝冊立我 皇考穆皇帝在嘉靖十八年二月

卽使如期 冊立已逾二年可再遲耶且 皇貴妃

寵過 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不萌奪嫡之心

此 肅皇帝時所無也 皇元子之母壓於 皇

貴妃之下貴賤懸殊矣 陛下曰長幼有序 皇

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

陛下何以處之此 肅皇帝時所無也 景王就

封止 皇考一人龍潛邸第今者章服不別名分

不正弟旣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倖母又覬子之立而

日夜樹功此 肅皇帝時所無也傳聞 陛下

曾失言於 皇貴妃遂執此爲信以要 陛下如

其無此事也則可如傳聞或有影響及今不爲斷制

蠱惑愈深剛斷愈餒事體愈難此 肅皇帝時所

無也 陛下奈何法 肅皇帝所無之事耶前

者傳示 明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臣推

陛下之意將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聽

其遲延或有一人言及卽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

遲一年或明年又有一人言及復禦之曰此又來激

擾我也又改遲二三年必使無一人敢言而後可以

依違遷就委曲遲延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曾不顧

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 陛下之

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疏語多觸忌諱 內庭

聞而銜之時又有首臣總政之 旨復上言論相

十事謂 高皇帝鑒前代人臣專權亂政之失罷

置丞相設府部等衙門分理庶務而 朝廷總之所

謂天下之政出於一也今輔臣而曰總政是 內閣

不止爲前代之丞相府且儼然南面之尊矣此旨從

皇上出則無故而自貶損爲失體從閣中票則跋扈

而同悖逆爲大亂臣謂 國是不可一日不明 朝

綱不可一日不正皆自論相始也自代言擬 旨

以來閣臣之專政尤甚於丞相之專權而又惟首臣

爲之主餘皆唯唯聽命若使同閣之臣遇有章奏各

擬一旨以俟 皇上採擇使朝廷之事無一不出

於 聖裁而首者不冒專權之名次者不貽伴食

之誚不然縱不爲奸亦謂有權久而忘焉如申時行

近 題之疏有云臣特票從部擬而已部臣題閣臣

票如是而遂已乎不知置 皇上於何地此其所

當論者一評事雒于仁恭進四藥之箴 皇上欲

見之施行輔臣襲陳賈鄙夫之智力勸留中後有言
及輔臣者亦槩留中既導吾

君於遂非文過之

爲安望其臣有盡忠補過之舉故欲我

皇上之

從諫當自輔臣之受善始一切章奏凡有關於

廊

廟者負罪引慝懇請

批發有則與天下共改之無

則與天下共勉之庶乎以過弗憚改之身來直諒多

聞之士驅讒詔面諛之人而又仰致吾

君從諫

弗咈之美此其所當論者二科場一事再言幾汗齒

頰獨恨原無私弊之票擬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敢

以欺

君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國家令甲凡

同族同官必令迴避其父執政子若弟引嫌迴避無

不可者嚴嵩之惡不有其子世蕃不如是之甚張居

正罪大不可解亦懋修嗣修等連第爲灾耳臣請見

在執政子弟俱以蔭入官其有已中式而被指摘者

亟除其名改授應蔭官職留餘祿以還

朝廷留科

目以讓寒畯之士此其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

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何暇延接私交通受餽問匪

嫌疑之當遠且精力之徒勞卽虛名亦受實汚足樹

貪饕之幟矧源濁斷難流潔安覩肅清之期請自今

有政事當議賢士當親止禮見於公庭勿通問於私

室但有候門投餽仍踵敝風者緝事衙門訪拿一洗政本之陋習重開 內閣之清明此其所當論者四墨勅斜封前代所患密啓言事貞臣弗爲近聞閣臣或有抹援類具揭帖以進雖出格心上理絕無私意可窺已類斜封密啓之爲殊非兼聽並觀之正沿中書之故事啓留中之弊竇示威福之自己昭恩怨之所由 上從之則居其功 上弗從則避其怨

入告旣不可知外順又無所見此其所當論者五 國家倣古建官部院卽分職之六卿 內閣卽論道之三公也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六卿又惟頰

首屏息請教聽命於三公者在嚴嵩張居正時大小諸臣無不委身爲役甚有甘爲鷹犬者今此風猶有存焉者乎曷若俾部院諸臣各有靖獻 皇上下

輔臣票擬是非同異可以觀不相掩之公可以觀相濟之義可以觀諸臣才品之大小可以觀輔臣心術之公私不然請教則 題不請教則否請教則覆不請教則否是部院之一 題一覆皆輔臣之願指氣使者耳無丞相之名有丞相之實可怪也此其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者也師導之教訓今 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乎傳傳之德義今外帑匱乏內藏

山園集 卷十九
三
充盈每年加增二十萬之歲進不能揀正是何傳乎
保保其身體今 聖躬深居靜攝屢以多疾爲辭

是何保乎其兼銜必曰 太子之師之傳之保而

冊立無期不知其所兼者又何職矣士庶之家延師
教子其主經月不面其子累歲不學其師必以瘵曠
爲媿求去之不暇而其師不嚴道不立其主亦必厭
惡而思以易之矧 國家之師傅耶號之以師傅不
足又冠之以大學士今之學者大耶小耶士之學者
耶士之不學者耶此其所當論者七伊尹起耕夫相
湯以王天下孔子由司寇攝相事而魯大治祭酒趙

用賢疏薦舉人劉元卿等宜加徵擢當事者不能破
格題覆臣謂世無伊孔卽有其人不爲 陛下用

也翰林一途謂之儲養相才 列聖論相有以才

望用如楊一清以賢德簡如薛瑄等不以資格拘也
今惟累資躡級以顛必得遂使 國家命相之大任

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套黠者恣
憑陵侵奪之謀一據其位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
張居正蹈之居正之鑒不遠而申時行蹈之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庸劣罷駑或甚於時行偏隘執拗
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相道終未可言此其所

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之
大臣懼人之攻已而欲箝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爲
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大臣之量弗宏
何小臣之媚嫉言責之忠未盡何官守之拘攣張居
正不守父喪臺省寂無一言惟聞陳三謨曾士楚相
率上保留之疏此非號爲有言責者耶乃今戒小臣
之出位而覲縷妄言者之可罪喋喋利口之詞又且
形之章奏矣是陳三謨曾士楚之再見也孔子論爲
邦嚴佞人之戒比相魯加少正卯之誅願輔臣於佞
已者亟屏斥之攻已者亟登籲之庶幾相業有光此

其所當論者九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又曰臣
罔以寵利居成功言相權之不可專相位之不宜久
也今欲復

祖制以收政柄此官不但宜多仍須
擇廉靖謹畏者用之至於首員但三五年俱令解職
則彼不得據其位而威福常出於

上矣不然以

其身居寵利之極耐彈忍辱之地使天下溺不知止
之徒牽引以進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大臣無難進易
退之節天下安有廉頑立懦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
俗糜爛於同流合污之塹乞墜之坑滔滔而莫
止者則政本風之也此其所當論者十疏併入相君

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之大臣懼人之攻已而欲箝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大臣之量弗宏何小臣之媚嫉言責之忠未盡何官守之拘孿張居正不守父喪臺省寂無一言惟聞陳三謨曾士楚相率上保留之疏此非號爲有言責者耶乃今戒小臣之出位而覲縷妄言者之可罪喋喋利口之詞又且形之章奏矣是陳三謨曾士楚之再見也孔子論爲邦嚴佞人之戒比相魯加少正卯之誅願輔臣於佞已者亟屏斥之攻已者亟登籲之庶幾相業有光此

其所當論者九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言相權之不可專相位之不宜久也今欲復

祖制以收政柄此官不但宜多仍須擇廉靖謹畏者用之至於首員但三五年俱令解職則彼不得據其位而威福常出於

上矣不然以

其身居寵利之極耐彈忍辱之地使天下溺不知止之徒牽引以進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大臣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廉頑立懦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糜爛於同流合污之塹乞墮登壘之坑滔滔而莫止者則政本風之也此其所當論者十疏併入相君

意不驛俱留中而嚮所糾發御史姻又駸駸入柄用
事思所以中先生未已也歲壬辰正月杖孟給諫養
浩於闕廷特宣諭波及先生削籍爲民距先

生疏入時已越三月矣

天王聖明雷霆雨露豈

亦有啓其籥者耶先生在西粵得報不信宿出疆縱
一葦歷洞庭循瀟湘東下而楚置郵以爲非官人也
不爲設餐匪遇臨湘令張公陽湖幾不免陳蔡之厄
旣抵家則却軌杜門不敢攝衣冠入公府卽于旄在
浚非式閭至再三不輕延接或報謁第角巾懷刺及
門而反曰吾安吾庶人之分而已時龍沙翁陳孺人

春秋並高先生朝夕就子舍承懽聚順修定省惟謹
如是者凡十餘年而翁孺人相繼考終喪塋循禮有
戚無易旣念族屬渙散聯以宗祠伯氏孫枝不茂僅
延一綫倍爲保護叔氏所受龍沙翁故居亦就衰落
爲周卹其後度能自力授田而寬其租或計口而繼
之粟親識中有壯不能娶死不能塋貧不能舉火者
必爲資給有稱貸悉置不問而又與郡中同志諸公
倡爲同壽會尚齒燕毛以尊高年爲同善會掩骼埋
胔以澤枯骨蓋先生性慈厚與人交莊而和易而辨
無疾言遽色亦無喔咻囁嚅其視已絕無可以自滿

其視天下無一非足用爲善之人弘獎士類不啻口
出真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固自其性生也郡守歐
陽公宜諸建毘陵先賢祠有傳是堂興起後學司李
韓公叅嶺復割贖致餼郡中士大夫廣其意傍構經
正堂爲講習劇切之所推先生主之而梁溪亦修復
東林書院顧公涇陽主之荆溪修建明道書院史公
玉池主之梁溪諸公或來會經正先生亦或往會東
林又或往會荆溪於是四方聞風者日加廣來學者
日益衆廣且衆不無生得失有得失不無生是非其
時 朝宁間適與淮撫爲難而疑東林以清議勝之

遂且與東林爲難始而譏切繼而詆訶甚而謾罵而
時亦有衛道崇儒昌言排之者加膝墜淵羽毛瘡痍
愈激愈憤愈僻愈堅至於蘭艾同刈玉石並焚涇里
且蒙惡聲而禍斯烈矣嘻亦甚矣鄉里中有居東林
爲奇貨者然終不能纖毫有加於先生或見以爲有
異同而先生屹然不動也曰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
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亦吾輩受益處豈以是生退
心往來講習不輟如故蓋先生生平無他玩好自歸
田以來戢影巖扃茹荼堅忍者二十餘年無論六經
子史濂洛關閩諸書卽天文地理陰陽醫卜稗官野

史無不披覽偶有所得輒記薄疏而獨於周易一書
深研潛玩寢食與俱韋編且幾絕矣先生曰易者象
也象也者像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首以乾坤
兩畫爲人儀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人像而教人
之實體是像不參不兩不可以爲像卽不可以爲人
皇義立象盡意不待有辭文周繫辭明像卽辭卽象
後世得辭遺象非其辭得象失像非其象夫惟由辭
得象而後無虛懸說理之病知象爲像而後有神明
默成之學於是作像象管見先生曰古今以易名家
者自漢魏來殆數千百人人驥家壁隨讀隨鈔凡河

洛圖書陰陽造化方圓分合通知晝夜全體心天以
至十二月三十六宮六十四卦皆列圖而繫以說庶
幾叅互考訂可以窺無像之象於是作像鈔先生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卦則書敘疇圖著
數也卦筮法也書龜拆也疇卜法也夫子贊易極著
著卦之德著重而龜不傳而龜未嘗不傳也書卽神
龜原拆疇卽神禹卜法求洛龜之舊稽禹疇之卜因
數成變因變考占因占設教因事示戒試爲推衍疇
數旣符卦數卜法卽同揲法庶幾著龜並存可爲吉
凶與民同患之一助于是作範衍先生自謂窮年兀

兀在書冊中作活此蠹魚也蠹魚依書冊則生離書冊則死生死猶書冊也若蜉蝣焉朝生暮死於泥沙污濁而已與其泥沙而蜉蝣而生死也毋寧書冊而蠹魚乎且微獨蠹魚也黽鼃微物亦自鳴其天籟不知其然而然也黽亦勉也善哉乎歐陽氏之推言之也德可勉而修也行可勉而至也學可勉而克也義可勉而奮也愚勉而智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賢聖勉而益聖也於是作黽記先生曰

高皇帝止重儒教而異端邪說推尊釋老合三爲一且欲駕釋老於吾儒之上悖矣乾坤合德人道也聖學也就乾言元

亦三極統體之元老欲鍊色身陰質化爲純陽輕清之炁釋更欲超乾上一等老猶無坤釋遂無乾矣彼二氏獨不戴天履地乎乃類取古今儒學正脈由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至漢唐宋諸儒遞有所承各爲一案直揭儒道如日中天於是作源編滙編先生隱身田間不忘報國如杜衍家居聞朝廷行某事則憂用某人則喜者每接邸報撮其有關於時政者手錄之以爲常於是有邸抄先生居常自省曰旣戴天履地而爲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從古聖賢遺下許多言語皆是榜樣須切骨理會

又曰凡書義恁地解得十分透徹只是見解與踐履處毫無干涉又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奸聲亂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檢點無事哢哢口耳又曰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掖獎與之意然不必羅致門下又曰小人當隱其惡君子勿吹其疵求多君子卽是小人之心又曰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又曰此身在儀象五行中如兩人對奕不得一着錯又曰不可以一青掩大德不可以一惡喪生平其克己之嚴與人之周如此先生豈務博而

不精騰口說而躬行不逮者乎歲甲辰伯子成進士令高陽獻縣一如先生所以治廬陵者亦七年亦以治行異等 徵入西臺亦爲福建道監察御史而白簡首彈險肆寺臣者新從御史臺獵轉亦如先生首疏不避衙門之嫌而其人又力與東林爲難者也有人皆謂先生有子能繼志而羣小且耽耽伯子矣會伯子按楚而 桐封 命下搜楚地甚棘有食租無胙土此 祖宗舊制奈何密勿有諛無規有稟許而無奏格輒抗言責相君容悅大幸 恩眷亦如先生論相一疏侃侃不回相君意不驛而幕中客願指相

君者竟以例出伯子於外先生謂伯子曰爲東林黨也者覆巢寧有完卵爲北地敵也者履尾豈免啣人彼所爲出爾者故不欲爾入也其出誰懟且旣已出矣而不出又將以不出爲爾辜所稱純臣而擇官乎出可也不然而永從我於衡門之下亦有足樂者歲丙辰先生遽欲自營宅兆卜地而得西灣山伯子以先生素彊斷家事入不宜預凶事則笑而不答丁巳二月遂勅寄死歸之山築壙曰歸隴傍構屋數楹曰寄窩取生有元字先義甫啓土而得一巨錢曰紹熙元寶背又生恍然曰紹熙爲宋光宗年號元年爲庚

戌此吾之行兆也年不可待其月乎而是年九月適建庚戌先生乃賦詩有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之句而又趣治營兆者曰吾與若約必於八月杪訖工卽溽暑中躬自程督不休至九月朔復賦詩有月朔初逢庚戌令夬行應不再次且之句且抵一書於伯子曰吾兆域已成盍往觀焉須七之日來九之日可借爾入城也伯子如期往則先生以三之日滯下在牀蓐矣曰吾當遂不起指所攜圖籍命伯子盡檢括以行果於九日抵家疾少間復語伯子曰爾無以吾遂有起色吾數已盡嚮爾以吾不宜預凶

事而不與爾明言者恐傷爾心也因手授一編與伯
子曰情見乎辭矣則先生所自爲誌及營兆後所賦
詩若干首統名曰寄逋長言者也又越兩日輒信兩
指示臧獲曰吾須月圓乃成行尚須有兩日煩汝扶
侍耳果於十六日早趣具湯沐洮瀨水肅衣冠如平
時復安寢至午忽起坐伯子以身承之目遂瞑言不
及私亦無諸怖苦狀嗚呼死生亦大矣而先生了了
若是且其長言中有云未艾已先知退喪逾希豈又
不知亡先生四十七而削籍七十二而蓋棺其生也
一息尚存朝乾夕惕真下學而無怨尤其死也萬緣

盡淨存順沒寧乃長往而無罣碍古人所謂打破名
利關是小歇手打破生死關是大歇手先生自有大
歇手處而逢世細人詭謀秘計陰擠顯排所以錮人
阱人者皆爲造化小兒所弄不識可當先生臨去時
一瞬否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
乎先生殆庶幾矣易之不可以不學也如是先生生
於嘉靖丙午八月十三日卒於萬曆丁巳九月十六
日享年七十有二配曹氏封孺人子一卽伯子春以
御史出爲福建布政司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未任娶
董氏贈孺人繼娶張氏封孺人孫男六應霖國學生

娶張氏應霍邑庠生娶賀氏應霽聘萬氏殤今聘余
弟國學生錫于女應都聘蔣氏殤今聘余第四女應
鄂聘吳氏應節幼未聘孫女五一適董遇乾一適余
第三子邑庠生恭思一字鄭邴餘幼未字曾孫男三
尚賓聘白氏尚質尚賢幼未聘曾孫女三一字賀玄
機一字吳塏之一字堵景澍俱應霖出墓在新塘鄉
西灣山之東墩先生季弟國器所經營而敦讓者也
塋以萬曆四十六年正月初一日諏吉且近不敢謝
不文然於先生無諛辭幸不辱伯子之命

止園集卷十九

終

